

新武俠小說力作

雙情折劍

古

良著

漓江出版社



双情折剑

(上)

古良著

漓江出版社

双情折剑

(中)

古良著

漓江出版社

双情折剑

(下)

古良著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双情折剑(上、中、下)

古 良 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交通厅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3.5 字数497,000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0册

ISBN7-5407-0825-4/I·585

全三册 定价: 12.30元

目 录

第一回	邂逅危女.....	(1)
第二回	宫闱异情.....	(36)
第三回	佛寺遗恨.....	(75)
第四回	笛歌琴剑.....	(109)
第五回	重逢牡丹.....	(141)
第六回	传国玉玺.....	(174)
第七回	梦醒花船.....	(208)
第八回	争夺东宫.....	(243)
第九回	失魄樊笼.....	(275)
第十回	一世孽缘.....	(309)

第十一回	云遮雾障.....	(342)
第十二回	生死恩怨.....	(384)
第十三回	窈窕淑女.....	(418)
第十四回	老少结伴.....	(455)
第十五回	风流少年.....	(489)
第十六回	踢风打影.....	(524)
第十七回	儿女幽情.....	(566)
第十八回	激流勇退.....	(602)
第十九回	纵火花楼.....	(633)
第二十回	未了情仇.....	(665)
第二十一回	泣血沉冤.....	(699)

第一回

邂逅危女

“胥塘两边，坟碣接天。”

来自西南湍流飞溅的木渎溪与越来溪相汇横塘后，其势骤然消乏，打个弯儿荡荡向北迳流，过了醋坊桥，于胥门外静静地与大运河合流，荡然形成宽阔的水域，这便是胥塘。唐宋以来，这里乃是吴郡第一大市厘门户，同时也是东南人文荟萃的中心，不但百货辐辏，商贾如云，南船北艇，檣桅蔽日，而且诗书传儒，簪纓世出，公卿宅第，鳞比相接。吴越世代流传着一句谚谣：“胥塘东、胥塘西，富甲临东南，代代出紫衣。”夸尽胥塘之风水。然而世事蹇乖，否泰轮回。崇祯三年秋，三吴堕民机匠蜂集胥门，揭竿起事，与前来镇压的官军厮杀了三昼夜，尸积如山，河塘尽赭。这个千百年来素负“东南金塘”之盛名的地方竟尔一旦夷作一片荒砾废墟。转瞬六七年过去了，此地依然鸡鸣萧索，犬吠疏稀，人烟罕见。倒是阴宅坟碣与日俱增，俨然三吴第一大“鬼塘坟场”。

清明才过不久的一个清晨，大雾乍收未尽，寂静的胥塘水天，濛濛淅淅。薄雾深处一叶小舟悠然而来，舟上影影绰绰立着一个中年汉子，蓑衣箬笠，手把竹篙，口中兀自唧呀作

敬：

世情推物理，
人生贵适意，
想人间造物搬兴废。
吉藏凶，
凶藏吉。
不如樵柯渔歌，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唱到忘情处，不觉临风向天，对着迷濛半空几只惊飞翱翔的水鸟，放声哈哈大笑不止。

不一刻，小舟傍岸，那汉子跳上岸，古柳下系了小船，抱起一物，向那边一片坟碣蹒跚地走去。

野寂烟生，杳哭空罢，蓑衣人沿着坟间阡陌小道才行了几十步，突然“咦”了一声站住了。只见前面一硕大墓碑后，托地跳出两个黑衣彩巾的汉子来，各自手持钢刀，鬼魅般悄然无声拦住去路。

双方僵持沉默了片刻，那头裹红巾的黑衣汉子白眼一翻，冷言猝道：“你便是东门子复？”

蓑衣人浑身一凛，旋即坦然道：“区区正是。二位好汉有何见教？”言罢向后跳开两步，不觉抱紧了怀中那布包着的长长的物什。

另一个头裹黄巾的汉子遽然怪笑一声：“你无须太过张惶，谁不知东门老儿一身俊功夫。偏偏不传自己亲生儿子一拳一脚。我们杏岭二怪，江湖上虽无大名，却刀下从不斩不会武功之人。”说罢嘿然连笑数声，犹如鬼哭。

蓑衣人闻之心头一怔，心念快转：“这‘杏岭二怪’是何方神祇？过去竟从未听家父提到过。”又一转念：“家严生前最不喜我问及江湖之事，或许曾与这二人结下过什么梁子，只是不曾告之我。”想到这，便淡淡冷然道：“二位想是来寻家严重叙旧缘的罢？”

那红巾黑衣汉子哑然一笑：“凭我二人三脚猫的浅技，如何敢登‘东吴怪侠’的门自讨晦气了？”语调阴阳怪气，难辨深浅。

蓑衣人疑云陡生，冷笑道：“家父故去已有半载，在下又不谙武功，不足以贱血污浊了你们的快刀。二位清晨拦区处于野郊墓地，到底所为何故？”言罢转身才要走，只觉一阵烈烈衣袂之风越顶而过，倏地那红巾黑衣人已飘落在前面，挡住退路。

蓑衣人一时措愕，缄口不语立在原地。那红巾人嘿然一笑：“东门老儿虽死了，不过人传说他曾收过一个名叫周铎的为徒……”

蓑衣人心头一紧，原来这二人是来为难小铎子的？当下漫然一笑：“小铎子三年前便去京师投亲打点生计去了。”

黄巾人上前一步桀桀怪笑道：“可是据云他已回到苏州来了。”

蓑衣人脸色倏变，旋又恢复，掩饰地笑笑道：“是么？我却不曾闻知。”

红巾人哑然一笑：“你若不晓反倒怪了。”上前一步，沉声道：“这一大清早你往这荒坟野郊来作甚？”

蓑衣人道：“与家严烧化一些纸钱。”

黄巾人嘿嘿冷笑道：“清明你不是才上过坟？”

蓑衣人浑身一震，暗忖：“他们如何知道前几日我才上过坟？莫非早已有人暗中觑着我了？”想到这，不免激忿之色溢于脸神，说道：“我与先考烧焚尽孝，难道还要观他人的眼色？”

黄巾人恻恻道：“‘杏岭二怪’再霸道，也不敢拦人为鬼烧敬，损了阴鹭，只不过想问问今日那姓周的是不是也来上坟？”

蓑衣人打定主意，强顶道：“只我一人，其余皆不知。”

“是吗？”红巾人倏然欺近，翻掌握在蓑衣人右腕上，稍一用力，蓑衣人负痛惨叫一声，怀中之物，“啪”地落在地上。

红巾人掌力骤然一消，嘻嘻笑道：“‘东吴怪侠’的儿子竟然窝囊如斯，当真可悲。”

蓑衣人抽抽右手，竟抽不脱，不由仰脸恨声道：“要杀便杀，休要辱及先父！”红巾人闻言陡然性起，手一挥，“啪”地一声，蓑衣人随掌飞出丈外，跌在那碑前。红巾人斜睨一眼，粗声道：“早告诉过你，我兄弟二人从不杀不武之人！”

这时那黄巾人已从地上的行囊中抽出一柄长剑来，惊喜地“咦”了一声。红巾人转过去接剑一看，只见那剑身湛湛精光中隐隐渗着一缕血一般的红色，当下心头一凛，失声道：“这不是东门老儿的‘血纹剑’？”

那蓑衣人挣起，向前一扑便欲夺剑。黄巾人闻风一脚飞出，将其又踢翻丈外。红巾人把剑掉过头来，冷语道：“一个不谙武功之人，清晨携剑上坟作甚？分明是在等那姓周的。”

蓑衣人从地挣起，抹抹嘴角沁出的血迹，恨声道：“你们到底要作甚？找小铎子干什么？”

黄巾人桀桀一笑道：“有人觉得东门老儿的徒弟话在世上干碍了别人。”

蓑衣人听出话中透着杀机，骇然道：“你们要加害于小铎子？”

红巾人手指轻轻弹了一下“血纹剑”剑身，漫然道：“受人钱财，与人消灾，无非是凭自己手中的艺业吃饭罢了。”

蓑衣人恍然惊道：“原来是有人收买你们来杀人的。”话才脱口，那黄巾人身形一摇，跳过去已将蓑衣人一把拎起，右手钢刀一抖，恶声道：“废话少提，快说，那姓周的到底躲在何处？”

“鄙人就在这里站着呢。”

有人冷冰冰地答了一句。

黄巾人闻言手一松，放了东门子复，遽然回首，只见那边坟后立着一位白衫少年。其时雾尽日出，一抹朝霞沐染于少年肩头，宛似血在滴。尤其是白衫少年那一双冷眼，寒芒逼人，简直使人不敢与之接目。

红巾人见了也下意识地倒退两步：“你——？”

“何劳多问，鄙人便是你们要找的，‘信陵剑’周铎。”

“妙极了！那黄巾人大吼一声，绰刀向前一跳，不料半途去势一遏，立在三步远处便是一怔。原来那白衫少年的手中凭空忽地多了一柄青铜长剑，也不知他何时抽出，恁地快捷。

那边蓑衣人惊喜地叫了一声：“果然是你？”白衫少年

掉头一笑道：“子复大哥放心罢，这等江湖上二三流杀手，再添三五个也是他们的晦气。”

黄巾人闻听，不觉暴吼一声：“不识死活的小子！算你嘴硬，今日叫你尝尝二三流角色的厉害！”声乍起，人影一摇，煞煞刀光迎头裹罩而至。白衫少年闻风一闪。却不料黄巾人刀风刚猛，砍扫斫劈，刀式合矩老到，气势如决堤洪水一般。白衫少年竟然连退数步，心中惴然一凛，暗道：“原来正是我小觑了他。这套六合刀，少说也具十多年的火候，大约也可跻身江湖一流之列了。”当下屏息敛神，打点精神，左右支绌，全力以赴。

黄巾人一口气连劈十二刀，刀刀惊风泣鬼，竟没能成功，心中自是一燥：“这姓周的小子果然了得，竟能让过我的‘披麻十二式’，屈指东南也找不出几个这等人物来。”心念未已，刀势陡地一变，似滚如拖。白衫少年骤觉手中钢剑去势被滞，心知对方使的是“拖刀十二式”，专讲究一个“粘”字，实在不好对付。连忙剑一竖，跳开刀光所罩，一式“破竹惊风”，剑光迳望黄巾人的面门射去。黄巾人见势刀风倏变，一式“寒风搅梅”，一片精光护住面门。白衫少年趁机钢剑一沉，一招：“碧鱼潜江”悄没声地直刺对方下腹气海大穴。黄巾人闻风一凛：“这小子剑招果然怪戾阴狠，不愧为‘东吴怪侠’之徒。”当下拧身，“倒骑龙”回身一砍，让过来剑，一个“犀牛望月”，手中刀“呼”地反奔对方颈上。白衫少年闻风心惊，一绞手中钢剑，如封似闭，但听“当”地一声，刀剑相击，宛似虎啸龙吟。二人功力正在仲伯间，故尔各自手腕一麻，两件兵刃“嗡”地皆脱手飞向空中。

黄巾人双掌一错，右掌一划奔雷而出；白衫少年趁势膀一抖，左掌一圈封住门户，右掌一云，绕颈电出。黄巾人只觉隐隐一股暗力如大江涌流，汨汨袭至，心头一跳，绕步闪开。这时那空中兵器已倏然而降。黄巾人怪叫一声，“蓦”地一长身形，翻手抓刀向前一劈，猛然间那刀半空一滞，凝住不动了。原来一只钢剑已倏然停在了黄巾人的颈前，莹莹钢锋只距咽喉三寸之距，一股凉气直透喉头。黄巾人向后一跳，那钢锋如影随形向前随到。黄巾人连躲数下，那剑锋始终不离喉头三寸，竟无由摆脱。

“血剑封喉？”一旁那红巾人惊悚地失声叫道。

黄巾人闻之浑身一震，知道“东吴怪侠”当年就是以此剑式杀了云岭大魔头褚天宁的。据说此剑式专讲一个“快”字，一但被对手抢到先机，运出此剑式，那便如蛆附骨，鲜有逃命于剑下者。想不到今日竟以身试剑，亲身经历到了。一念及此，不觉面如死灰，索性凝身枯立，一动不动，两眼被那剑反射的阳光晃得酸痛欲泪，却眨也不敢眨。

一旁红巾人本欲上前搭救，被那白衫少年“休要动！否则剑下无情！”的喝声止住了。红巾人怕兄弟被杀，终是投鼠忌器，一时立在原地徬徨无计可售。

黄巾人无可奈何，眼一闭，大叫道：“士可杀不可辱！有种的 you 便给老子一剑，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白衫少年忽地冷笑一声：“好光棍！”蓦地那剑向回一撤，“啪”地拍剑入鞘。

黄巾人陡觉喉前凉气一失，睁开眼来，见对手居然收剑，不由瞠目愕然。良久，方始恍若隔世，沉声道：“你为何不杀我？”

白衫少年傲然一拍剑鞘：“周某自问与二位从来未结过什么宿仇，何必滥杀无辜。”

黄巾人脸一变：“你是欲示恩于我们‘杏岭二怪’？告诉你，今日不杀我，日后还要找你的晦气。”

白衫少年抱臂交胸冷声一笑：“大丈夫为武，强者自强，到时候小可恭候便是了。”

那边红巾人颓然长叹一声：“技不如人，为武者羞。”遂将那“血纹剑”向地上一丢，回手“当”地一声，钢刀脱手而出，正撞在那青石墓碑上，顿时“轰”地一声竟掉了一大块。

红巾人这才向白衫少年一抱拳：“周公子不愧人称‘信陵剑’，不但剑法高超，胆识也端的过人一筹。谢过剑下留人之情，十年后再见。”言毕，跳过去一挽那黄巾人，二人携手几个纵跃，便消失在坟碣荒草中了。

白衫少年转身过去扶搀起坐在地上兀自喘息不定的东门子复道：“小弟来迟一步，几乎使大哥险遭不测。”

那东门子复本非习武之人，适才被那“杏岭二怪”又是打又是踢的，口中流血，身上青紫，只觉筋酸骨痛，十二分地消受不起，故一直委顿于地。但是一见白衫少年一脸歉仄地来扶，终是心高气傲，便咬牙借势挣了起来，犹自摆手道：“没什么。”

二人在石上坐了一会儿。东门子复吞了白衫少年取出的几粒跌打药，一刻后也觉呼吸匀称，浑身酸痛立时减轻许多，便指了指那边地上红巾人遗下的“血纹剑”。

白衫少年过去将剑拾来，交与东门子复。东门子复接过剑，忽地挣起身来，沉声说道：“我们走罢”。白衫少年上

前搀定，二人沿着坟间小道而去。

走不远，便在一座墓前止住了步。那坟前一块三尺高的青石碑上赫然刻着：“先考东门仪之墓”几个大字。东门子复摘了竹笠，解掉蓑衣。晃火折燃了一簇香在手中，向那坟墓磕了三个头，伏在地上悲声道：“先父大人在上，小铎子已回到苏州，现在孩儿遵您生前之嘱，特将‘血纹剑’交付与他，祈望您老人家在天验视。”

这时一旁的白衫少年早已翻身磕伏于他，悲声大放道：“先师英灵在上，弟子周铎对您生不能随鞍扶侍，死未能守庐下葬，实在有悖师徒礼教，罪该万死……”

那东门子复一旁不忍，叹口气，起身手捧宝剑低声道：“周铎受剑。”

白衫少年闻之浑身一震。慌忙起身，抹把泪，双手微颤地接过“血纹剑。”遂转身又伏拜墓前，放声大恸道：“弟子无行，何由致恩师垂青，将本门衣钵传与弟子……”那东门子复也触景生情，翻身哭拜于墓前，泪如泉涌。

二人坟前哭拜了好一阵，东门子复才挣起身来扶那白衫少年，说道：“小铎子，请节哀。家父他老人家人已死，万无复活之理。今日你上坟受剑，也足以慰他老人家天上之灵了。”口中说着，自家眼泪兀自流淌不止。

白衫少年闻声强抑悲伤，站起身来。二人便在那墓前一块石上坐了。

白衫少年犯了一会怔，凄然问道：“大哥，恩师过世已近半年，怎么你才来信告之？哪有了过了三七后才奔丧的？”言下不无怪责之意。

东门子复听了，触动一腔心事，不免眼窝潮湿，仰天喟

然一声长叹，并不作答。

白衫少年想起东门子复信中所说师傅死因，自是眉宇间疑云大起，问道：“师傅好端端地为什么一夜之间竟自断经脉而亡？”

东门子复黯然道：“我也实在参详不透。家父在外云游了多时，那日傍晚突然回家，行动语言一无异状，谁知第二天一早他老人家便……”。

白衫少年听了，劈手一抓东门子复的前襟，激动地近乎嘶喊道：“师傅死得分明死得古怪，当时你为什么立刻送信告我？！”

东门子复前襟被抓，领口一紧，勒得浑身发紧，几乎喘不过气来，胀红脸吃劲地叫道：“小铎子，别忘了东门仪是我的家父！”

白衫少年一惊，连忙松了手，泣声道：“可他是我的师傅……”

东门子复衣领一松，好久方喘匀了气，沉声道：“你是他的徒弟，自应遵从他的遗嘱。”

“遗嘱？！”白衫少年一怔。

东门子复道：“家父死前留了个字条，叫我半年后再告诉你。”

“半年后——为什么？”白衫少年怅然若失，想到师傅一生言行古怪，到死也是如此让人揣度不透，不由心乱如麻，一时怔住了。

东门子复不欲多谈乃父猝死之事，于是话锋一转，问道：“小铎子，你这一去三年多，混得一定不错。那日家父提到，说你已做了御前六品带刀侍卫，可真有其事？”